

朱自清经典



文化
百科
丛书

陈中梅 主编



上海出版社

朱自清经典



文化百科丛书

主编 陈中梅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自清经典/陈中梅主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10

(文化百科丛书)

ISBN 978-7-5451-0228-4

I. 朱… II. 陈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6645 号

朱 自 清 经 典

责任编辑:段扬华 孙德军

责任校对:顾 季

出 版: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 话:024—23284469 E-mail:dyh550912@163.com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170×250 毫米 1/16

印 张:59.75

字 数:128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背 影	(1)
序	(1)
甲 辑	(5)
女 人	(5)
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8)
背 影	(10)
阿 河	(12)
哀韦杰三君	(17)
飘 零	(19)
白 采	(21)
荷塘月色	(23)
一封信	(25)
《梅花》后记	(27)
怀魏握青君	(29)
儿 女	(31)
乙 辑	(35)
旅行杂记	(35)
说 梦	(40)
海行杂记	(42)
你 我	(45)
自 序	(45)
甲 辑	(47)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47)
扬州的夏日	(61)
看 花	(63)
我所见的叶圣陶	(66)
论无话可说	(69)
给亡妇	(71)
你 我	(74)

谈抽烟	(82)
冬 天	(83)
择偶记	(85)
说扬州	(87)
南 京	(89)
潭拓寺 戒坛寺	(92)
乙 辑	(95)
《忆》跋	(95)
《山野掇拾》	(97)
《子恺漫画》代序	(101)
《白采的诗》	(103)
《萍因遗稿》跋	(110)
《子恺画集》跋	(111)
《粤东之风》序	(112)
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先生	(114)
《燕知草》序	(115)
《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	(117)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121)
《谈美》序	(125)
论白话——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	(127)
《子 夜》	(130)
读《心病》	(133)
《文心》序	(135)
欧游杂记	(137)
序	(137)
威尼斯	(139)
佛罗伦司	(142)
罗 马	(145)
滂卑故城	(149)
瑞 士	(151)
荷 兰	(155)
柏 林	(159)
德瑞司登	(163)
莱茵河	(165)
巴 黎	(167)
西行通讯〔录〕	(178)
伦敦杂记	(183)
自 序	(183)

三家书店·····	(185)
文人宅·····	(190)
博物院·····	(194)
公 园·····	(198)
加尔东尼市场·····	(202)
吃 的·····	(204)
乞 丐·····	(207)
圣诞节·····	(209)
房东太太·····	(211)
国文教学 ·····	(215)
序·····	(215)
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	(217)
论大学国文选目·····	(221)
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224)
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	(229)
论教本与写作·····	(233)
论朗读·····	(240)
剪裁一例·····	(245)
写作杂谈·····	(251)
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	(254)
论诗学门径·····	(256)
文病类例·····	(259)
写作杂谈·····	(268)
关于写作答问·····	(271)
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	(273)
读书指导 ·····	(278)
精读指导举隅 ·····	(278)
例 言·····	(278)
鲁迅《药》指导大概·····	(279)
胡适《谈新诗》(节录)指导大概·····	(294)
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	(307)
略读指导举隅 ·····	(319)
例 言·····	(319)
《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320)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	(339)
《胡适文选》指导大概·····	(356)

新诗杂话	(378)
序	(378)
新诗的进步	(380)
解 诗	(382)
诗与感觉	(385)
诗与哲理	(389)
诗与幽默	(392)
抗战与诗	(397)
诗与建国	(399)
爱国诗	(403)
北平诗——《北望集》序	(407)
诗的趋势	(409)
译 诗	(413)
真 诗	(418)
朗读与诗	(423)
诗的形式	(427)
诗 韵	(430)
踪 迹	(443)
匆 匆	(443)
歌 声	(444)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445)
温州的踪迹	(450)
航船中的文明	(454)
语文零拾	(456)
序	(456)
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层冰堂五种》之三)	(457)
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	(462)
诗文评的发展——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分册:《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 ...	(467)
历史在战斗中——评冯雪峰《乡风与市风》	(473)
生活方法论——评冯友兰《新世训》	(478)
短长书	(482)
修辞学的比兴观——评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	(484)
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	(487)
中国文学与用语(译文)	(493)
日本语的欧化——谷崎润一郎《文章读本》提要	(496)

日本语的面目	(500)
调整你的语调——与为人(译文)	(506)
回到大的气派(译文)——英雄的时代要求英雄的表现	(508)
灵魂工程师(译文)	(513)
标准与尺度	(517)
自 序	(517)
动乱时代	(519)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	(521)
回来杂记	(524)
文学的标准与尺度	(527)
论严肃	(531)
论通俗化	(534)
论标语口号	(536)
论气节	(538)
论吃饭	(541)
什么是文学?	(544)
什么是文学的“生路”?	(546)
语文学常谈	(549)
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	(551)
诵读教学	(553)
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555)
论诵读	(557)
论国语教育	(561)
古文学的欣赏	(564)
现代人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十批判书》	(568)
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 ——林庚著《中国文学史》序	(572)
日常生活的诗——萧望卿《陶渊明批评》序	(575)
论雅俗共赏	(577)
序	(577)
论雅俗共赏	(578)
论百读不厌	(582)
论逼真与如画——关于传统的对于自然和艺术的态度的一个考察	(586)
论书生的酸气	(593)
论朗诵诗	(599)
美国的朗诵诗	(605)
常识的诗	(612)
诗与话	(619)

歌谣里的重叠·····	(623)
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	(625)
禅家的语言·····	(629)
论老实话·····	(633)
鲁迅先生的杂感·····	(636)
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闻一多全集》序·····	(640)
语文影及其他 ·····	(646)
序·····	(646)
语文影之辑 ·····	(648)
说 话·····	(648)
沉 默·····	(650)
撩天儿·····	(652)
如面谈·····	(656)
人 话·····	(661)
论废话·····	(663)
很 好·····	(665)
是喽嘛·····	(668)
不知道·····	(670)
话中有鬼·····	(674)
人生的一角之辑·····	(676)
正 义·····	(676)
论自己·····	(678)
论别人·····	(680)
论诚意·····	(682)
论做作·····	(684)
论青年·····	(686)
论轰炸·····	(688)
论东西·····	(690)
自治底意义·····	(692)
新年底故事·····	(695)
奖券热·····	(698)
别·····	(699)
民众文学谈·····	(705)
憎·····	(708)
失名《冬天》跋·····	(710)
民众文学的讨论·····	(711)
《冬夜》序·····	(715)

《蕙的风》序	(719)
短诗与长诗	(720)
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	(722)
父母的责任	(726)
笑的历史	(731)
文艺的真实性	(737)
文艺之力	(742)
《梅花》的序	(747)
春晖的一月	(752)
白马读书录	(755)
《水上》	(757)
教育的信仰	(758)
课 余	(762)
团体生活	(764)
《吴稚晖先生文存》	(769)
执政府大屠杀记	(772)
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776)
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	(781)
悼何一公君	(784)
新 诗	(786)
唱新诗等等	(792)
那里走	(795)
近来的几篇小说	(804)
悼王善瑾君	(811)
白马湖	(812)
论中国诗的出路	(814)
《文艺心理学》序	(818)
李健吾作《老王和他的同志们》序 (节录)	(821)
茅盾的近作	(822)
刹 那	(824)
赠 言	(826)
《伦敦竹枝词》	(827)
《三秋草》	(829)
《新诗歌》旬刊	(831)
春	(833)
哀互生	(834)
《春 蚕》	(835)
《谈 美》	(837)

《行云流水》	(838)
《解放者》	(839)
《这时代》	(840)
关于“新诗歌”的问题(给芙影的信)	(841)
论青年读书风气	(843)
论说话的多少	(845)
内地描写——读舒新城先生《故乡》的感想	(847)
“欢喜老墓碑”	(849)
文言白话杂论	(851)
买 书	(854)
论别字	(856)
松堂游记	(858)
什么是散文?	(860)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附:编选凡例)	(862)
选诗杂记	(867)
北平消息	(871)
初到清华记	(872)
清华的一日	(874)
绥行纪略	(875)
蒙自杂记	(878)
北平沦陷那一天	(880)
这一天	(882)
《原野》与《黑字二十八》的演出	(883)
《西南采风录》序	(886)
清华的民主制度	(888)
外东消夏录	(889)
重庆一瞥	(893)
文学与新闻	(894)
钟明《呕心苦唇录》序	(898)
三祝报章文学	(899)
新中国在望中	(900)
重庆行记	(901)
序叶氏兄弟的第二个集子	(906)
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	(907)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 致蒋介石、毛泽东电文	(908)
我是扬州人	(910)
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913)

谈闻一多教授生平.....	(915)
《语言与文学》发刊的话	(916)
闻一多先生与新诗.....	(917)
“五四”时代的文艺	(919)
中学生与文艺.....	(921)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923)
文学的严肃性.....	(924)
文艺节纪念.....	(926)
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	(927)
《闻一多全集》编辑记和拟目	(929)
大学的路.....	(931)
论学术的空气.....	(932)
《闻一多全集》编后记	(935)
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	(938)

背 影

序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

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牋，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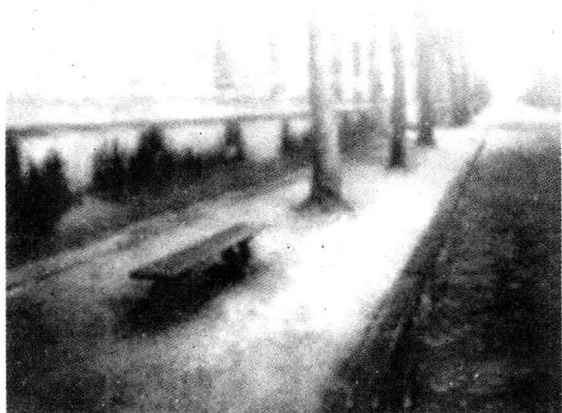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以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

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



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他后来

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朱自清

1928年7月31日，北平清华园。

甲 稿

女 人

白水是个老实人，又是个有趣的人。他能在谈天的时候，滔滔不绝地发出长篇大论。这回听勉子说，日本某杂志上有《女？》一文，是几个文人以“女”为题的桌话的纪录。他说，“这倒有趣，我们何不也来一下？”我们说，“你先来！”他搔了搔头发道：“好！就是我先来；你们可别临阵脱逃才好。”我们知道他照例是开口不能自休的。果然，一番话费了这多时候，以致别人只有补充的工夫，没有自叙的余裕。那时我被指定为临时书记，曾将桌上所说，拉杂写下。现在整理出来，便是以下一文。因为十之八是白水的意见，便用了第一人称，作为他自述的模样；我想，白水大概不至于不承认吧？

老实说，我是个欢喜女人的人；从国民学校时代直到现在，我总一贯地欢喜着女人。虽然不曾受着什么“女难”，而女人的力量，我确是常常领略到的。女人就是磁石，我就是一块软铁；为了一个虚构的或实际的女人，呆呆的想了一两点钟，乃至想了一两个星期，真有无知肉味光景——这种事是屡屡有的。在路上走，远远的有女人来了，我的眼睛便像蜜蜂们嗅着花香一般，直攫过去。但是我很知足，普通的女人，大概看一两眼也就够了，至多再掉一回头。像我的一位同学那样，遇见了异性，就立正——向左或向右转，仔细用他那两只近视眼，从眼镜下面紧紧追出去半日半日，然后看不见，然后开步走——我是用不着的。我们地方有句土话说：“乖子望一眼，呆子望到晚；”我大约总在“乖子”一边了。我到无论什么地方，第一总是用我的眼睛去寻找女人。在火车里，我必走遍几辆车去发见女人；在轮船里，我必走遍全船去发见女人。我若找不到女人时，我便逛游戏场去，赶庙会去，——我大胆地加一句——参观女学校去；这些都是女人多的地方。于是我的眼睛更忙了！我拖着两只脚跟着她们走，往往直到疲倦为止。

我所追寻的女人是什么呢？我所发见的女人是什么呢？这是艺术的女人。从前人将女人比做花，比做鸟，比做羔羊；他们只是说，女人是自然手里创造出来的艺术，使人们欢喜赞叹——正如艺术的儿童是自然的创作，使人们欢喜赞叹一样。不独男人欢喜赞叹，女人也欢喜赞叹；而“妒”便是欢喜赞叹的另一面，正如“爱”是欢喜赞叹的一面一样。受欢喜赞叹的，又不独是女人，男人也有。“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便是好例；而“美丰仪”一语，尤为“史不绝书”。但男人的艺术气分，似乎总得要少些；贾宝玉说得好：男人的骨头是泥做的，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这是天命呢？还是人事呢？我现在还不得而知；只觉得事实是如此罢了。——你看，目下学绘画的“人体习作”的时候，谁不用了女人做他的模特儿呢？这不是因为女人的曲线更为可爱么？我们说，自有历史以来，女人是比男人更